



青未了



【如歌岁月】

我家就在岸边住

□刘素萍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,我家就在岸边住……”一首《我的祖国》,为什么久唱不衰?因为它用质朴的语言,唱出了对祖国、对家乡的无限热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结婚时单位分给两间平房,还有一间厨房,是一个独门小院。小院在大院里面,一共住着七户人家,都是银行同事,皆单门独户。大院西边紧邻汶上县穿城而过的泉河,后面还有一条支流,可以说是两面临水,可谓“河景房”也。

大院里有一大片空地,刚入住时杂草丛生,齐腰深,后来,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开荒种菜。开春,地里就撒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种子。不久,一个个浅黄的嫩芽从土里慢慢拱出来,满是希望与期盼。闲暇时间,我们会自觉自愿地里除草、间苗、施肥、浇水。夏天,蝉叫声声,满院绿色,竹竿搭起的架子上挂满了豆角、黄瓜和丝瓜。下班时,路过靠边的一陇辣椒,不用下地,身体稍微向下一倾斜,一手扶着自行车,另一只手就会轻易摘下几个或绿或红的辣椒,不一会儿,院子里就飘出辣椒炒鸡蛋的香味了。秋天,收获的大白菜、水萝卜、胡萝卜,还有大葱和大蒜,足够我们吃上一个冬天。中秋节的夜里,月光洒满整个院子,梧桐树下的桌子上,摆满了各家“兑”来的酒和月饼,苹果和石榴也一大堆,还有“规定”的每家两个下酒菜。

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住处啊,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然而,如此美好的生活,却被一条河添了堵,让住在岸边的我们烦不胜烦。这条河,就是穿城而过的泉河。

我百度了一下泉河历史,据汶上县志记载,为了充分发挥泉河的防洪除涝和蓄水灌溉作用,从1965年至1972年连续根治和兴建桥闸,特别是1965年冬1966年春,全县以3万人大干125天疏挖南北泉河,这对防洪除涝和拦蓄灌溉发挥了巨大作用,保证了粮棉稳产、高产,旱涝丰收。

然而,不知从何时起,泉河经常断流。昔日的河流变成了小溪,河床及两岸垃圾成堆,如遇刮风天气,废弃的塑料袋漫天飞舞。而汛期一到,泉河又变成了污水河。河面上不仅漂浮着垃圾,而且臭气熏天,苍蝇蚊子漫天飞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连续下了几天大雨,致使河水猛涨,水面距离窗户不到半米。白天还好,夜里根本不敢睡觉。男人们彻夜查看水情,女人们则抱着孩子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。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持续了六年,直到我家搬入公安局交警队家属院。

近几年随着旧城改造,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特别是泉河两岸,老旧房子与遍地垃圾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依河而建的公园和鳞次栉比的楼房。春天鲜花盛开,夏天绿意盎然,秋天五彩斑斓。即使到了冬天,由于引进了南方常绿植物,一眼望去也不再是从前的秃枝一片、灰色茫茫了。泉河两岸蜿蜒的小路上,一年四季,早晨或傍晚锻炼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掰指算了一下,从结婚到现在,我搬家十一次,但每次都离泉河不远。几经辗转,如今,我家的房子仍然在泉河岸边,与著名的宝相寺风景区隔河相望。每天早晨或傍晚,我喜欢沿河散步,晨曦中夕阳下的光线最适合拍照,我拍的最多的就是河水中的倒影,绿树、高楼在水中清晰可见,特别是蓝天白云下的佛塔,倒影如梦似幻。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,好多人都问这是哪里的旅游景点?我答曰:“这是我的家乡。”曾经来过的远方朋友回复:“与从前相比,简直天壤之别,期待重游。”

美丽的泉河岸边有我的家,那里是我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,泉河水始终在我的心里流淌不息。

□张宜霞

梁山的朋友是否还记得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梁山舞台上有一颗耀眼的明星,她曾是拳铺村的“白毛女”、县宣传队的“阿庆嫂”。她的名字叫李秀臻。

1968年,梁山县成立增产节约宣传队,宣传节约用煤,改造农村的落后锅灶。为了迅速组建宣传队,队长肖广金在全县选拔演员,李秀臻和银山供销合作社的王桂芝、梁山文化馆的李忠玲、冯玉兰第一批被选中,15人的宣传队正式成立。

我是1969年3月在一次全县汇演中,被召进宣传队当报幕员的。那年我不到14岁,是秀臻姐她们给我梳头、化妆、拆洗被褥等,慢慢拉扯我长大。同吃同住的生活让我有机会了解了秀臻姐的经历。

秀臻姐四个月大的时候,父亲死了。她爷爷心如刀绞,趴在儿子身上哭,以致双眼失明。她娘带着她和五岁的哥哥、瞎了眼睛的爷爷过日子,格外艰难。十六岁时,村里进驻了四清工作队。工作队发现了秀臻姐的才气,更欣赏她的纯朴,就把她作为四清工作积极分子、公社的妇女干部培养。在工作队和公社妇联的提携帮助下,她从一个普通女孩迅速成长为拳铺村的骨干力量,年龄刚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当时梁山县人大代表。

秀臻姐还跟着工作队员学会了识乐谱,加入了本村的庄户剧团。当时,拳铺村的剧团在方圆几十里都小有名气呢。她天生一副好嗓子,加上勤学苦练,在山东梆子版的《白毛女》剧中饰演女一号白毛女。一剧成名,从此成了剧团的名角。后来,她又在本村剧团演出《槽头新曲》《向阳人家》《三回船》等。按现在的话说,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在宣传队里,我印象最深的是秀臻姐在《沙家浜》第二场演沙奶奶,在第五场《智斗》中演阿庆嫂。她演的沙奶奶慈祥、善良、刚毅,她演的阿庆嫂端庄大气、有胆有谋,气质扮相俱佳,唱腔韵味十足,被誉为梁山县的洪雪飞。

有一次,我们去菏泽地区大剧院演出,秀臻姐唱了一段两夹弦,掌声不停,接着唱一段四平调,掌声更热烈,没办法,她又再唱了一段豫剧,台下仍然喊:“再来一段!”最后又唱了一段吕剧才算完。毫不夸张地说,此时的秀臻姐唱红了梁山县乃至菏泽地区。

当时我们的舞台每天都是新的。有的村顺势搭在高坡上,有的临时搭建在打麦场里。台中央挂上两盏嘎斯灯。春秋两季很好,不热不冷,南风北刮,夏天和冬天的确辛苦。夏天的傍晚,灯周围有上万个小飞虫飞舞;冬天的农村清冷,小北风吹着,演员们在台上冻得上牙打下牙。一下台就赶紧到后台披上棉袄,喝口热水,又是跺脚又是哈手,该上场的时候甩掉棉袄再登台。有一次在村上演出,秀臻姐唱着唱着停住了,我赶紧跑到台口去看,发现她张口唱的时候几只小虫飞到了嘴里,只见她向后一扭头迅速把小虫吐出来,若无其事地继续演唱。

在那些日子里,秀臻姐作为宣传队的台柱子,无疑是最忙也是最累的。刚脱下沙奶奶的戏装,又要换上阿庆嫂的头饰;刚表演完舞蹈,又要清唱。虽然忙碌,但她认为,那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、最辉煌的日子。

1971年5月,全县农村锅改任务基本完成,宣传队也完成历史使命,解散了。队员们被分配到商业系统,秀臻姐、张继春和我被分配到食品公司西仓库。

西仓库坐落在凤凰山脚下,是梁山县食品公司的一个二级单位,是梁山县城猪肉、鸡蛋等副食品的供应地,也是向国家输送副食品的转运站,因为位于县城最西边,所以叫西仓库。

我们三人6月初到西仓库,当时鸡

【霞思云想】

她穿着戏服去了天堂

蛋调拨任务重,所以全部被分配到鲜蛋组工作。我当时不到16岁,还不怎么懂事,心里落差很大,觉得分到西仓库不是倒蛋就是剥猪,很丢人,还偷偷哭过。

秀臻姐是梁山县的名人名角,我估计她的落差更大。我偷偷地对她说:“分到百货大楼、交电公司当营业员多好,干净又体面,我们怎么到了这个又脏又臭的地方,真可惜了您的艺术才华?”她深思了一下说:“既然来了,就好好干吧。”她的豁达、淡定出乎我的意料,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我记得报到后的第二天早上5点多,出工的哨子声突然响起,一打听是拉麦秸。我们宿舍后面有两个大麦秸垛,拉麦秸就是把麦秸切下来,用网子拉到鲜蛋组,包装鸡蛋用,大约一周就要拉一次。拉麦秸有拉旱船的感觉,人人累得满头大汗,加上天热,浑身刺挠。我心里既难过又委屈。秀臻姐看透了我的心思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霞,时间长了,习惯就好了,人没有吃不了的苦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其实她心里比我还苦,还委屈,只是不表现出来,她要为我和小张做出榜样,因为她是大姐。

正式上班后,主要工作是“倒鸡蛋”,既是个技术活,又是体力活。秀臻姐后来曾跟我回忆当时的情景:“霞,你还不记得,当时鲜蛋组好几个怀孕的,搬箱子不能用肚子,只能把箱子放在胯骨上搬。你一边干活一边盯着怀孕的,一看人家箱子满了,你就赶紧递上空箱子,搬走重箱子,帮了这个帮那个。很忙的时候,你赤着脚搬起箱子一溜小跑。”任何时候,秀臻姐都不忘表扬我、鼓励我。

我在西仓库工作三年半后就去上学了,秀臻姐及西仓库的师傅们在西仓库一呆就是几十年。西仓库的平房(她开朗地称西郊别墅),秀臻姐一住就是49个年头。在这期间,她带大了一儿一女,她说一辈子离不开西仓库了,也不愿离开西仓库。她在西仓库当过倒蛋工、饲养员、押运员,刮过猪头、翻过肠子、煮过熟肉,脏活累活她都跑在前头。我问秀臻姐:“你觉得这辈子苦吗?”她说:“苦!习惯了。”

秀臻姐是1998年退休的。按理说,她忙了多半辈子,该歇歇了。可天不助人,她的老母亲得了心脏病,帕金森综合征。她考虑哥哥在家种地,农活又忙又累,就把老娘从拳铺村接到西仓库,两个床一顶一横,精心照顾了13年,直到老娘90岁去世。最艰难的13年,秀臻姐没有找人帮忙,没耽误孩子工作,自己挑着照顾老娘的重担,没有歇过肩。我问她怎么坚持下来的,她说:“因为娘把我们抚养大不容易。”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

秀臻姐病后,我去看她的时候,她告诉我:“霞,我不愿死,四个孩子都很好,女婿给我买海参,儿媳妇给我买衣服,看病花钱孩子们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的侄子从我出院回家,一天也不离开我。”听着她的话,我无比难受,整天盼望着能有奇迹发生,老天爷能眷顾这个一辈子照顾别人,唯独不心疼自己的人。

2020年8月16日,我给秀臻姐的女儿通电话,她说:“妈清醒时给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‘我要回家’。我们把她从医院送到了西仓库。妈又给我说:‘走的时候穿诰命夫人穿的戏服……’”

2020年8月17日早上5点,李秀臻大姐穿着诰命夫人的戏服去了天堂。我得知噩耗悲痛不已,泪如雨下。一闭眼,秀臻姐的音容笑貌就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她不仅是舞台的阿庆嫂,还是生活中的阿庆嫂。她是拳铺村的女儿、是县宣传队的台柱子,是西仓库的骄傲。她把人生的每个角色都扮演得从容美丽。

愿天堂里没有苦难,没有病痛。愿我的秀臻姐身着美丽的戏服上台,一招一式行云流水,一腔一调动人心魄,那是她最美的样子。

【灼灼其华】

我和钱的故事

□吴英华

中午,闺蜜请我去家里吃螃蟹,这个年头,能动辄请你去家里的,自然非比寻常,所以我欣然前往。大螃蟹端上,我刚拿起手机想拍照,闺蜜笑着把螃蟹向两边一推,露出中间的两个字,说,这是我定制的盘子,你得把中间这两个字拍上。我定睛一看,赫然是:有钱!

我很欣赏闺蜜对金钱的向往,关键还能宣之于盘,不矫揉造作。每个人最在意的往往除了心头的人就是手里的钱,但是,中国的文人向来要面子,一直把金钱视之“粪土”,说钱有铜臭味儿,当然,真心“一箪食一瓢饮”的有,但是,更多的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。

如果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往文人堆里归一归类的话,我很能代表一部分文人对待金钱的态度:虽然一直羞于提钱,但是,人生中重要的生命轨迹,竟然都是被金钱改变,想一想可笑可叹。

第一次,大约是1997年,当时,我在小学的讲台上已经耕耘了5年,每天守着几十个乡村娃儿,倒是也岁月静好。一日,初中同学来看我。她当时已经是省城著名的都市报记者。看我住的一间小平房,坐在一块布帘隔出的“客厅”里,她满脸忧色,问我,你每个月挣多少钱?我说,348元。我问,你呢?她说,2000多。

我当时很是惊讶,一个月竟然能挣这么多钱!这是当时的我想都不敢想的。恰似乞丐不会去羡慕富翁,只会去羡慕一个比他乞讨得多的乞丐一样,我只是唏嘘,并没有向往。谁知她说,你也可以呀,你作文写得比我好,干个记者,一定比我出色,在这个小县城这样过一辈子,你不憋闷吗?每个月这么少的钱,你日子怎么过?

像瞬间有束光闪过,我半信半疑,问,我真的可以?她说,你努力就有可能,当然也有可能不能,但是不努力,一定没有可能。天啊,也就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天的姑娘而已,而且,我们还曾经在一个课桌上奋斗过,她竟然说出了这么充满哲理的话,这难道不是金钱和城市对她的改变?我暗暗咬牙,决定以她为目标努力奋斗。

结果,今天的我,已经转了好几家媒体,不但过足了编辑记者的瘾,还经常被人戏谑“齐鲁名记”。至于钱嘛,2000年,我就开始领2000多了。

有人说,命运有时候像一支小小的水流,可能一片树叶或者一个小树枝就能改变其流向。我想,改变我命运流向的正是我同学2000元的工资。它像一块狗肉,遥遥挂在眼前,让我总想跃起,最后,终于收入囊中。不能评价当老师好还是做记者好,我到现在也常常怀念当老师的日子,但是,毋容置疑,命运之河却已经改变了流向。

第二次,是2010年左右。当时,我已经在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,稿子写得好,编辑部也带得不错。在编辑工作之余,还经常能有一些小的收获——就是广告也做得好。常常是别人苦苦谈不下的项目,我总能轻松得到。有一天,总编辑找我谈话,说经编委会决定,我的职务由编辑部主任改成运营中心总监,希望我能不辜负领导的期望,好好工作。

领导的话一时让我晕头转向,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,想一想要和最爱的文字分手,天天和金钱这阿堵物打交道,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水倾泻而下。我越想越气,忍不住拨打了总编的电话,我说,你凭什么这样调整我的工作?凭什么要剥夺我编杂志的权利?

领导笑着说,不要觉得你会写几篇稿子就了不起,在杂志社不缺会写稿的人,缺的是会赚钱的人。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老同志,就应该把你的精力用到给杂志社创收上,至于编杂志,就让年轻的同事干吧。

晚上,和海信集团山东办事处的李总吃饭,我一边吃一边愤愤不平地讲我的遭遇。他听完哈哈大笑,说,你不就是觉得写稿子很光荣,挣钱很丢人吗?我是卖电视的,我就觉得挣钱很好,挣钱很有意思,挣钱到钱就很高兴。

当时,我怔怔地看着他,若有所思。这么多年,我除了当老师就是干记者,基本上就是在文人圈里混,文人大多是羞于谈钱的,所以,还从来没听人这么义正词严地说挣钱很好,挣到钱很高兴。那一晚,我突然觉得,挣钱好像也不是那么羞于启齿的一件事情了。

很多年过去了,人到中年的我,还在为钱奔波,虽然还是不好意思把钱宣之于口,但早已经不再谈钱羞涩,而且,在内心深处,赚到钱,早就很高兴了。

吃完饭,闺蜜要给我带礼物,我连忙摆手。临走,顺走了她写有“有钱”两个字的盘子。希望能像闺蜜说的,爱情可以没有,但是要有钱啊。